

大正

大正
四年
五月
十日

大正
四年
五月
十日

大正四年五月十日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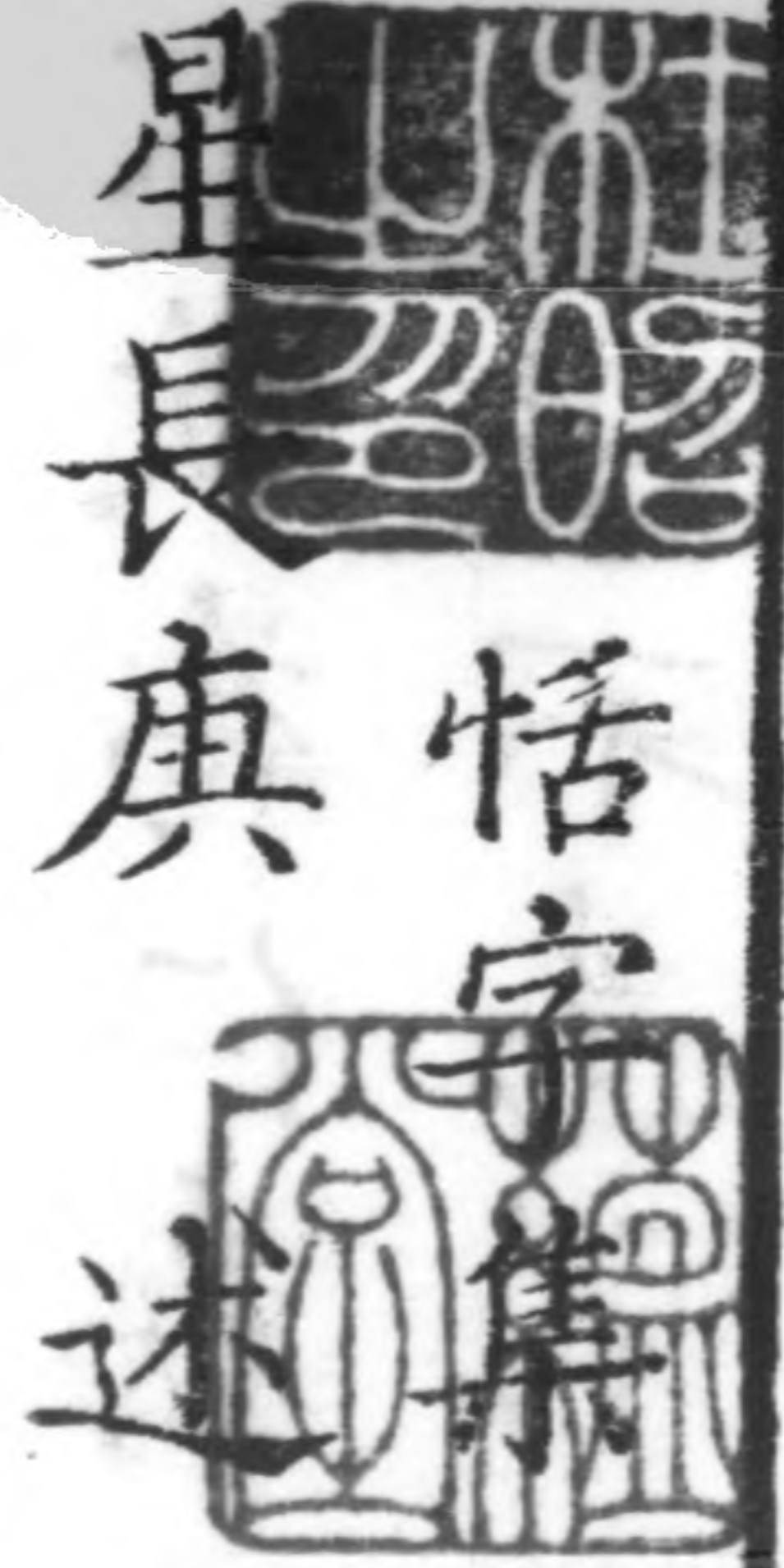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在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審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而



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
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
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
矣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
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
句叫出予媿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
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虛

靜恬澹寂冥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
是乎得之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
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

濞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
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魯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啟跬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縣玄

江屑

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右
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
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

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瘤也蓋身
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後
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於形哉而侈於
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皆無用之
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
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
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
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

興亡羊始多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也師曠

也自以審音辯色為天聰明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可審何色可辯是以善體道者返吾視收吾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上方知離朱師曠適足階亂以故大道無取焉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笙簧

曰是人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
及也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
謂枝於仁者非歟而魯史是已魯史註魯曰
參史曰鱮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則也理
或宜然駢於辯者滑稽如纍瓦佶屈如結繩
竄句於古人章句之中而求以自証游心於
堅白同異之間而求以自異敝跬即參同所
謂敝髮腐齒之意言終身以此無用之言互
相推譽彼所謂駢於辯者非乎而楊墨是已

凡此皆多駢旁枝之道而非天下之至正也
至正則道德是已此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
德之疏義儒者讀之殊覺刺眼於此勘過許
汝抹過上頭關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
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
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歧岐

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
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
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
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
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
枝之而不為歧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
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脰短矣
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脰長矣不可斷也
而斷之則悲何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假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疣則贅而非自
然性命之情失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
適無所去憂焉意與噫同仁義其非人情乎
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
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鳧者
無以異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
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
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

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而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饗叨

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與續之則憂斷之則悲者頗同而意實不相類蓋手足之有決齧駢枝之故招之也使其無駢則無庸於決矣無枝則無庸於齧矣無決無齧又何啼泣之有焉是啼泣之憂又駢枝之故貽之也然駢者以不足於數而見憂枝者以有餘於數而見憂其饒乏雖不同

其為憂一也以况為仁義者以蒿目而憂世人不行仁義者決性命以饗富貴其善惡雖不同其為憂亦一也然謂之曰憂則必不能自適其適矣不能自適其適者非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為仁義而憂者天下何囂囂也囂囂喧雜之意蒿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矐視故半閉其目則見其矐蒙茸如蒿故曰蒿目蓬首蒿目皆詞人下字之新巧莊子以前未有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於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焉已胡為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响俞乎仁義之

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响俞者嫗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纏音墨

誘與莠同

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纏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

惑矣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歟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惑之大者至於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

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耶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何以獨舉有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歟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

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耳何以異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
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
君子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
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笑策

又以亡羊設譬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
亡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
則一論至於是雖若駭觀然却有至理蓋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
箇為善念頭是以遜國而逃諫伐而餓殘生
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佛書所謂金
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且天
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
殘生損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
之辯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
而喪真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

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非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不自得其適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不自得其適者也。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末段分明指出已意，屬其性乎仁義，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魯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狄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之善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

則師曠聰矣吾不謂之聰屬其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何哉凡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滅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殉外以喪真故夫物感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非無聞見也泯聞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

彼而謂其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聞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返視而復歸於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謂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淫僻均矣予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此篇所論仁義道德與吾儒殊旨讀者當具另眼爾時方

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駢拇枝指

非性常然

駢枝仁義

天下惑焉

小惑易方

大惑易性

虞招仁義

天下奔命

死名死利

夷跖同籌

滅穀亡羊

何問讀游

師曠非聰

離朱非明

自見自聞

性命之情

仁義之操

淫僻之行

愧於道德

是以不用

外篇馬蹄第九

恬字集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

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錐之。連之以羈。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藍核

馬繫
阜皂

雜錄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閑放於義臺路寢也齧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帶阜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貿貿焉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雜與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帶阜棧

槽櫪也馬銜曰楸馬纓曰飾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鈎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挺刻削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治天下者

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填田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比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命曰天放天放者曠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其行填填質而重也其視顛顛莊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

馬路第九
南華經卷三
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
遊鳥巢可攀而瞰群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
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烏
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漓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
大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
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篇所言至德之世
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讀者

更當理會此箇景象其在吾人即赤子純一
未發時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猶聖人治之
而真性失也所以體道者復歸於嬰兒論治
者追隆於上古

及○至○聖○人○斃○斃○為○仁○踁○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
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喜鼓腹而遊民
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
縣○歧○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蹠○歧○好○知○爭
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性也相
靡相踳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
無所謂機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
有機心加之以衡扼衡扼者車上之物所以
駕馬者月題頭上額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

睥睨也獨立而睥睨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
闔馬頸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也驚
悍驚也曼奔突也詭銜者詐受其銜竊轡者
偷鬻其轡言馬之知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
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况聖人之治天下
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體縣歧仁義以安
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蹠歧好知爭歸於利而
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
不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

其聲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
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
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
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
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爾
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伯樂治馬
馬死過半
聖人治民
民性乃亂
民之真性
無欲無知
素朴乃得
蹇蹇奚為
道德不廢

安用仁義
伯樂之馬
好知爭利

朴散為器
詭銜竊轡
返其純朴

工匠之罪
聖人之民
赫胥之世



馬氏第九
南華經卷三

致味年味

至其始休

赫齊之世

自樂之真

結齒齋齋

聖人之思

安用之集

休端為器

工五之罪

外篇胠篋第十

恬字集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適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鐃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滕肩鑄之不同也
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
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
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
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
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
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

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
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法法
鑄決

胙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亦開也三者皆盜
之小者言人將欲為此輩而作防守則必攝
其緘滕固其肩鑄緘滕微纒之類肩鑄鎖鑰
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已矣然而巨盜至
則挈之而趨惟恐其滕鑄之弗固也是昔為
小盜防今為巨盜積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

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齊之開國自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法聖人萬古一日可也一旦田成弑其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哉將併其所謂聖知之法而盜之蓋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滕鏞之固乎然則聖人之法適足以為大盜之媒耳後世

若操奔之金滕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不可謂此老無見也

十二世莊子何以知之此三字疑後人改竄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

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胞以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萇弘、子胥、四子之忠，幾乎其盛者也；彼其飾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緘滕扃鑰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誅，萇弘脗而子胥靡，則何故？蓋四賢者本欲以

忠蓋立節，故暴君得因其好名而擠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惟不足為大盜妨，而反為大盜劫矣。故跖常自言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聖知而兼之勇者也是。善人準其道以立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蓋聖道未必害而盜跖用之，適以為害耳。又四賢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

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萇弘周靈王賢
臣剝腸曰脍吳王夫差殺子胥倒地曰靡子

胥賜劍死者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
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
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
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
聖人而利天下是重利盜跖也掊剖
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

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
唇齒然唇不與齒同生而唇之亡者齒自寒
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
圍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
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
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由唇齒魯趙之事
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備也盜不足責
而聖人深可責矣故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
天下始治掊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

以示天下無釁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跖也蓋極厭世俗之憤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

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心也特假其

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意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於得國之利而争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云云蓋魚而得淵則鬼隱龍匿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况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得而議其非矣大抵聖人之

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
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
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

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
符破璽而民朴鄙
培斗折衡而民不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擿擿

此為天下遏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
老子又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

分明是老子疏註殫殘謂盡去也盡去聖法
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此等說
話皆不可與局士道之若讀退之原道熟者

此書不火無幾矣

擢亂六律爍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
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
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
指而天下始人
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魯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

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魯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燻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擺列 燻藥

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而棄之也。擺折其指也。工倕、堯時巧人。玄同二字出老子。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

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役心於外，以立其德，適足以燻亂天下。燻，註云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
賢者羸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
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
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
亂矣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往
來語出老子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之風
而歸咎於上之好知好知者以知謀相尚也
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

事矣

何以知其然耶夫子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
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
矣削格羅落且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
矣故天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且嗟果浮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然並
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
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有弓弩罾筍且罟

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蠕
 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緩頰之士知詐漸毒
 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罾
 弋其禍尤慘天下之亂職是之由其罪皆坐
 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
 有柄之網曰畢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
 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罟翻車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澹無為
 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喘奕微息而動之物蠓牛之屬也
 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
 何謂好知好知者率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
 其所已知者率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
 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人也所

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
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為是者也求
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
見在已之非是正謂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
之辯持持則爭爭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
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
至喘啞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
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
攀援而闕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
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
何等氣象此老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
總以一二語結之舍夫種種慈實之民而悅
夫役役禦人之佞釋夫恬澹無為之治而悅
夫嗶嗶諄復之意不知役役嗶嗶求治天下
而天下已亂矣結句軟美有無窮趣味深可
味嘆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將為盜妨
負之而去
田成竊之
跖以道昌
聖人不死
民始可議
人含其德
至德之世
三代而下

緘扃堅固
妨民之道
得國延世
為利則短
大盜不止
削滅曾史
歸於玄同
恬澹無為
知詐蠱起

大盜者來
聖知仁義
賢以道誅
為害則長
殫殘聖法
擺塞曠工
獨不知乎
天下已治
俗惑於辯

堅白同異
誰為亂階

山川消鑠
惟上好知

日月馳停

新為讀韻
望白同異

新上改味
山川出樂

日日樂

外篇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
之使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
總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
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撻人心而賈亂以故論
大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濛二段乃治身
治國之要樞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
亦足以理天下者末復自無為中翻出箇不
可不為者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

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抑揚闔闢妙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

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
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
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
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滅穀亡羊
無論讀博也

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
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
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
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
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

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於陽太怒則
氣并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
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
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
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

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
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
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
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
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鷲盜
跖曾史之行接迹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
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過於亢
鷲者鉏擊而過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
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

民君人者分為善惡定為賞罰舉天下以賞
之然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
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
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
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
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柰之
何自三代而下者匆匆焉日以賞罰為事乎
彼方趨之避之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

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而且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悅禮耶，是相於技也。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悅聖耶，是相於藝也。悅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僮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

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

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命之情恬澹朴素清靜之中，不可著以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達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何以故？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聽明察，則為淫亂。悅仁耶，是

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辭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耶是相於技也相之為言助也技謂技倆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淫謂滋荒長亂悅聖耶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為聖者悅知耶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皆人不

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人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鬻卷僮囊而亂天下鬻卷者僂曲不舒之義僮囊猶言搶攘亂之意也然而鬻卷僮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弟子以是而受於師臣子以是而獻於君父

朋友以是而交相勸勉至於咏之歎之鼓之
舞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若是矣吾亦如
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
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
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
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
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到此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
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
處以身於為天下者以已之身為天下之身
而不以已私與之也不以已私與之則朴然
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後可以託寄天下
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
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擢
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
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

在卷十一
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薰而上烝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遙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減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縛

約柔乎剛強廉剝雕琢其熟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

真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即菩提宗旨同
此是知真妄不二觸境則殊排而下進而上
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
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黯然銷魂悵然失志
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高遠求益不已而
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憂愁苦惱日夜相
煎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澹
素朴之心化為一段儂美之態以側媚乎勝
已之人盡將平生廉隅方正之氣雕之琢之

殆幾於盡以求容悅於世故曰綽約柔乎剛
強廉劇雕琢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若此
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
凝冰語其迅疾則一倏仰之間而再臨乎四
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
則懸隔如天懸而天如云天淵縣絕也忿戾
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蓋信乎其不
可撓也已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

無腠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
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
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
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
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
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
矣版跋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而堯舜則之

於是股無腠脛無毛一作紱蔽膝也股無
紱者薄於自奉也脛無毛者勞於跋涉也愁
其五臟苦其心志也矜其血氣束其筋骸也
堯舜之為仁義以撻人心也可謂至矣然猶
有不率者焉於是乎放驩兜投三苗流共工
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何者堯舜以刑戮施於下而湯武以刑戮施
於上故天下大駭故夫堯舜之勤勞與湯武
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為跖上
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
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於己者則喜之
而異於己者則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為知無
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
以在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
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
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
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
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
相枕也斲揚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而
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斲揚接摺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
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斲斤

嵒巖

斲行去

枘銳

嚆蒿

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得已
而以刑戮威天下若斬鉅繩墨推鑿之類皆
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
是乎天下藉藉大亂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
於以仁義撻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
之所必至者惟其任刑以威衆是以賢者伏
處大山嵯巖之下以免禍而萬衆之君孤立
無輔以憂慄乎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
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謂

事有參差不等而該同以死斷桁楊長械也
以施人頸中若衣之有桁者舉世皆懼於法
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之徒離
跂攘臂於桎梏之間噫甚矣無媿而不知耻
也吾不知天下之禍而可以僥倖苟免為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
為桎梏杻鑿也接摺者桁楊之管杻圓鑿方
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必有接摺製桎
梏則必用杻鑿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聖知

則必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跂攘臂於
桎梏之間而以僥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曾
史之行自高自謂免於刑戮而已豈知桀跖
亦復竊仁義聖知以為盜則是曾史之行適
為桀跖之資焉知曾史又不為桀跖之嚆矢
乎嚆矢者今之嚮箭行劫者之先聲也曾史
為桀跖之嚆矢桀跖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
矣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
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
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
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
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
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宿原
來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闕密

藏也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此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渾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羣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

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女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撻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荒而佞人之心翦翦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

右卷十一
木著于人心有如此者寔汝之治為之也又
何足以語至道乎

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

黃帝擗天下築特室席白菘閒居三月復往邀
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
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

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
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
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着己之學莫要於此
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地
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
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
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吾儒則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若何而體
之要當無視無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
而已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
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
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
清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
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
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
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於耳心

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
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
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
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
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
數語蘊括無遺妙哉妙哉
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
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

在卷十一
南華經卷三
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
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民絕其思慮也。如斯而論可謂體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故太極判而

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即此互藏之陰陽。亦為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蘧齋自謂看莊

子頗精到到此漫爾說過蓋緣此老不曾在
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將南華作為
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為人訣
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云
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
所謂天地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
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
調陰陽氣序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
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譟寒溫是

處和也和即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
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真矣
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
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

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樸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遠造化。却謂此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有

為無為。上照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土。見光猶生也。為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所語於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夫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

我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
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緝乎遠我昏
乎緝即昏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視之意
諸解失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
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
何人耶叟何為此鴻濛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
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

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柰何
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
得問又三年東游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
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
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

鳴矣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放做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為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鴻濛氣也。雲將雲也。扶搖風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然自失之貌。贄然拱立之貌。鴻濛對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皞皞自得之意。有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活潑潑地畫出宛然願合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鴻濛以弗知答之曰弗知者正所以為鴻濛答弗知正所以為正答也。不觀乎渾沌死於竅鑿大樸散於雕琢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故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鞅掌紛紛汨汨之貌。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汨汨然其作止炊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鳶自能

飛魚自能躍天真游衍萬象一如體認真切
直是不容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者而朕又
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之教自以為
猖狂矣其如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
身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是效朕誠不得已於
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濛曰天有常經物
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
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
解禽獸之群而鳥皆夜驚則亂經拂情之徵

也何者上古之世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
彼我以故化化生生咸若其性今也解別其
羣便生嫌忌機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譏
警乖戾之氣上干災變禍草木而及昆蟲有
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罪在撻人
之心與此同旨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毒哉僊僊乎歸矣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
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在卷十一
物忘大同乎。津。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
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
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
則。吾。柰。何。鴻。濛。言。毒。哉。僂。僂。乎。僂。僂。長。久。之。
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藥。
救。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雲。將。屢。問。鴻。濛。不。

肯。遽。答。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
固。請。而。後。告。之。心。養。汝。徒。當。作。一。句。諸。本。皆。
於。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
養。謂。涵。育。優。游。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
也。徒。衆。也。言。人。心。櫻。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
上。者。恬。澹。無。為。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
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
我。好。靜。而。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雲。將。疑。所。
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涉。有。心。終。非。自。

然故下復申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齷齪蹉
跂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
頡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
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別與物相忘而大同
乎溟滓溟滓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
心識神莫然無魂此箇心識二字又當別看
解去妄心則心養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
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解心釋神則莫然無
魂矣莫即冲漠無朕之意魂即人之識神也

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芸衆多之貌言萬
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
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人自有其根各各復之
而不自知故渾渾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
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日鑿
一竅而渾沌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
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
無關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
闕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

心毒天下哉。柳宗元郭橐駝傳意蓋本此一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的道理。翻出多少議論。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是一箇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看千卷丹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哉。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

此攬手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為異已。就此便說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所以喜者其心以為已之聞見。同出於衆。人人不得而議我。

也既同出於衆人矣則是已之聞見猶夫人也曷嘗超出於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蓋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見者必不隨俗以決從違如孔子違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於已之是矣曷嘗求同於世俗哉即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我必曰絕之棄之大是駭俗必欲因衆以寧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

者也是其見猶夫衆馬已矣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知之則必不徇衆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行矣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有土者有土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然特
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
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而不物者方能物物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
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綱維乎是物也夫
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
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
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

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
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
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
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
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一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
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

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字下
得最妙配如匹配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
宜也盡其所懷即孔子無隱叩兩端而竭焉
之意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
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
以遊無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
挑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往獨來無所依旁
也既無端矣焉有始耶既無始矣焉有終耶
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教將挈

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
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
軀則與大道脗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
寧有我耶故曰大同而無己無己焉得有有
乎故以有為有者覩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
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
禮樂紀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滅故
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覩天地萬物以無為
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獨有之人孰能與於

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承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
 兩段將箇所謂無為者一切淪於幻空則是
 大人之教為說斷滅相矣蓋有無道器本不

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佛語云
 我法不說斷滅相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
 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
 也民雖卑而不可不因也物謂統指萬物之
 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
 莫非樸散之器聖人備物以致用可不任乎
 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人厚下以安宅
 可不因乎事雖微曖然皆分之所當為者不
 為可乎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

可乎義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
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
禮主節制節則止而不過積則加厚無已故
禮雖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具言
有為之法佛科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
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湏向鉛中作於此會
而通之方知三教聖人宗旨不殊至於德也
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於有為然而
無為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也故德則

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中庸中而高焉
則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
也一謂不分一而易焉則變易以從道矣天
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謂莫測神而為
焉則盡人以合天矣此亦相矯之辭皆無為
中之有為所謂觀無天地之友者觀此而已
即是而觀南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
同但其矯世之談未免為俗所駭苟能會而
通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
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
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
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讓一本作辭宜細考定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於天而不
助助助長也不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德而
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於道而

不謀無心變易則應雖異而一自如會於仁
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於仁而不居於
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逼近之義言近於
義而非集於義也應於禮而不諱諱者拘忌
之義言節於禮而不拘於禮也直已行事無
心規避故曰接於事而不讓與民畫一無心
更張故曰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恃
即不可不因之義而輕則輕身以徇民矣因
于物而不去因即不可不任之意而去則逐

物而喪真矣夫物莫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迹也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貪着其事則不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德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貪着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

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為叢挫之義即觀世法君則無為而尊矣臣則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為為尊可得謂之知道者乎在宥一

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而返於無為
抑揚開闔變化無窮末自鴻濛雲將以下突
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讀
者宜詳味之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
而作亂辭

在宥天下

恐其遷滯

不恬不愉

德乃非真

大喜毗陽

大怒毗陰

二氣平和

其反傷人

堯桀殊治

亂性則均

君子蒞政

莫若無為

淵默尸居

萬物炊累

無撓人心

僨驕難係

不勝而刑

天下駭異

大德不同

儒墨聿起

離跛攘臂

為跖嚙矢

卓彼至人

絕聖棄知

黃帝叩道

雲將遇天

無知無為

物自化焉

無為有為

為以不為

大人之教

盡其所懷

黃帝下	帝	天	無
為	事	然	
大	無	無	
貴	亦	天	
能	高	無	

外篇天地第十二

恬字集

此篇言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其所
 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但頭緒別
 起不可串為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
 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惑困亦可
 以為得譎浪世俗切中今時局士之病邵子
 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二
 老千古踈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

天地十三
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
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夫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行天地雖大而
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
綱維乎是者然而天地主萬物人君主萬民
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
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所謂天者
自然而已矣無為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

之君天下也無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
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
言邃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
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
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
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

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
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
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
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
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
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
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
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
而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技則

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於德矣德
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兼者合而一之
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
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
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
心得而鬼神服

正結上意通天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義
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畜天下者不須有

為法天之道焉。盡矣。天之道無欲也。無為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足。無為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自定。記有之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然則所謂一者。孰有外於道而無心得者。又何莫而非道耶。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

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故也。沛乎其為萬物遊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體。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體道。不可不剝心焉。剝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於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之天矣。天何

言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化是故謂之紀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循於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外物累其心則體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謂往而歸之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難得之貨不足貴也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而

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富有四
海而不以為富尊為天子而不以為顯有天
下而不與焉也若夫所顯則有之其明之謂
乎明如中庸著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萬
物一府言聚萬物而歸之大同若夫死生之
變大矣彼則視之旦暮然旦亦暮也死亦生
也何易乎心何變於已哉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

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
之濇留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
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淵乎其居濇乎其
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語其感也
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
而非聲聲者以感之則亦無自而鳴而聲聲
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性也即是而觀道
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定之以為

天地十二
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
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直是未能
定得如此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前內篇
中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
者非天乎畢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考
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道也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
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
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
此謂王德之人
王去聲

王德以德而王天下者也素逝以下辭頗艱
澁今姑以意解之諒在不遠素樸素也逝先
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恬澹寂寞
無為未嘗沉着於有為事相之中故曰耻通
於事然雖耻通於事而事至能揆物來能應
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鬼神然
盖其本原之天不受竅鑿自爾精明瑩徹戴

天地十二
卷之三

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如是則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沉着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已夫王德之人無心於天下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誠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

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於天則謂之曰道即立之本原也立於已則謂之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已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

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和上

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下意來蓋本
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道
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
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聽也而無
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此獨見獨聞者超乎聞
見之外而行乎聞見之中不因有聞見而後
有不以泯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可測矣

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
處發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
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
大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實短語脩遠也而實
近道之體如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
隱之義但文字竒拔耳又脩遠當作遠近或
作近遠亦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
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

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還旋

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朱明察也。契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矣。而禪宗更有上上機關，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此則清淨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

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

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怛。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

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數朔核

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下而問齧缺於許由坂與岌同坂乎殆哉言危也缺之為人蓋恃其聰明聖知之資竅鑿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受人受者上帝不宜且彼亦知閑邪以立無過之地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雖善必粗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知慧逞其

辯才以人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後人故曰本身而異形尚知而急用故曰尊性而火馳從此天下日就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受束縛不得自如故曰為物絃夫道貴乎能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象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之性矣故曰物化而未始有恒此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何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

之而復抑看他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
族聚者必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衆父矣
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則祖也老子云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祖也母
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之有
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衆父
然而去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衆父父又且足
以戡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
北面之適以禍之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

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
乎其不可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
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
欲何耶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
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

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鷦食鳥行而無彰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
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
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撰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多
懼者懼其生亂也多富而多事者勝心不已
也多壽而多辱者嫌其易侮也封人以是祝
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不欲之心

便有意必非自然也故封人教以處之之道
盖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累者多男子而
分之職則分各有定而人不亂矣富而分之
衆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矣何謂鶉居而鷦
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鷦不擇食鳥行虛
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
心亦復如是故天下有道則與物俱亨無道
則脩德就間以免濁世如此性體閑適不以
一毫事物累乎其心度世千歲亦不為多縱

使厭世而去幻身雖滅非幻不滅乘彼白雲
賓於帝鄉為玉清金闕之仙真三患不至身
常無殃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灾水火風也如
此則亦何辱之有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
而隱於下位者然亦皆寓言耳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
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

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
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
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

佗邑

闔與盍同落荒廢意佗佗勇壯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
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
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

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返還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體勘便硬。將朱子作證。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無乎。是雖窮蘓張之舌。亦不能辯。看南華者。

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此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無者。以主張於溟滓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為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者。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

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而生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

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脩性者貴反於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太初無無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此殼音也胡

為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
人所以不得如鷲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
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緜緜然若愚若
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
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之玄德而同
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私與
之也脩性返德其道如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
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

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
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
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
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
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
人是之謂入於天寓字同

此段措辭繪句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烟
火語者夫子指孔子治道謂所治之道若相

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苟同於衆也辯者有
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不為異說所淆也言
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於衆可衆然
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必求其所謂不
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
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察理之當矣辯者之
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離析堅白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縣之天宇是則可謂析義之精矣此
皆有過人之才智者不聖人而能之乎不知

夫子之所謂聖乃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
胥技皆庶人之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
居肆計功此皆勞心怵形適人之適而不能
自適其適者蓋始也才藝名而終也以才
藝累矣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猿為人所愛
則必係之桢之故犬以拘繫而愁思猿自山
林而就捕鳥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
則昏昏默默不見游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
不才才智自見又焉得才才智自累乎既又

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蓋有首有趾具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聞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凡民耳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踐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竅鑿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皆存則是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於人哉

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生衆廢亦廢衆起亦起非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因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則入於天矣入於天者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於天矣而又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汨忘於淵而後能入於淵也此

為聖人也已矣

蔣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蔣閭菟覩然驚曰菟也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

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菟免覩。纒比。茫同。

閭菟見季徹因舉昔之所以告魯君者。若謂恭儉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當帝王之德。蓋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悅之。往而投

天地十二
迹者衆矣不知乘興而來者亦與盡而返遊
觀之人詎能久乎此意却在言外而間菟不
知故覲然而驚茫然於季徹之言也而願聞
其風意以往投者衆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
之矣何以反不勝任耶於是季徹告以大聖
之治何謂搖蕩其民心民心本自蕩蕩廣平
搖搖活潑若草木之動搖於春風者自聖人
過為之防櫻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
始蹙蹙跂踈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愈

遠易有之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註云
既已無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意
正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搖之蕩之使
之自得其性則教由此成俗由此易滅其相
戕相賊之心而進其朝徹獨見之志大順大
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若是則豈
兄堯舜之道而弟溟滓之德哉使民心之所
欲者同於德而心始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
覲與覲同易曰震來虩虩註謂蠲虎進退多

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
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
觀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

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能對有
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
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
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
下手子往矣無乏吾事
搨苦骨 一作印伯 洪逸沸也
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即今之塘坳鑿隧所
以近水而酌甕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

而羞為子貢之械桴以機心存焉故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白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粹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膠轕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神發神不定者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之心世俗之人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喪心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為宜乎

子貢瞞然而慙失其所以對也有頃而丈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蓋將緣師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者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耶於于夸誕之貌蓋衆猶云蓋世獨弦哀歌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既譏之矣又復教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點聰之意言泯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謂幾於道無乏

吾事即無落吾事之意

子貢卑陋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
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
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
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
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
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
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
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
謂風波之民

項旭

卑陋愧慙之貌項項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
能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可以
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未聞性道之
先貨殖億中之日妄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
若是焉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

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况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子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

曰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則與人異蓋汙乎純白之備哉而所謂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矣機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譽之若慙於天下之口矣而謦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若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

動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渾沌氏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蓋夫人抱甕灌畦而不知其勞語之以械耨而羞為其事其心即

上古淳質之心也即事即道也故曰假脩識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不雜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者得乎已心而自忘乎物也是丈人也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賜之學宜不及此是汝將固驚之矣且夫渾沌氏之術予與子皆不足以識之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

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
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
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
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桴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於
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竒官施而不失其宜
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
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紓其情實而人

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所行自
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後志也聖人之
治如是而已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
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
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来飲食取足而不
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怙音超

天地十一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
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
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以身
寄托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其不知有
身故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汜汜乎不知
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而乘乘兮不
知其所歸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從來
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乏而常若至足也
全德之人其狀若此

淵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
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
混冥

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蓋
神人旁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
如此使其一為軀殼所累則又烏能倒景下
視虛明洞煥曠蕩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
是謂昭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
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

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於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中則昏昏默默與冥滓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渾沌之術者脩此也此段語至德而歸重於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息而無息至矣旨亦相似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

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為羊 影替

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稽一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懼

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橫罹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尊此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庸於治凡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

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癰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髮病篤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治之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而同修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修其慈父其色焦

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
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羞之者耻其心之

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
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
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舜
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何者

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終
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
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忌之
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義也相愛而已
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而已矣不自知其為
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
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為恩行無畔岬故無迹
也事無歆羨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
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自常情中發出一段竒論與上文不相蒙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諂諛其君親使之

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為諛諂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足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必然也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者而然之世俗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與不肖之臣子諛諂於君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喜其與已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世俗之當同顧嚴於

親而尊於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
非是於必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
俗謂已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怫然作色而
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
君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
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定
守耶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
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

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
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
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
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
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
可得也不亦悲夫

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欲人之
易曉飾詞者不欲直遂致為潤色之辭以使
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足以聚

衆而終始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
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
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
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徒衆是亦是衆非
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衆人耳而不自
謂之衆人此段分明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
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輩務空談而無實行者
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
人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

則不為彼所愚故曰非大愚知其惑則不為
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
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
則終身不靈矣藥毒熏心墨黥入骨醉其說
者弊髮腐齒而不自悟如彼迷人四方易處
今使三人行而一人惑迷途猶可致也何也
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何也惑者勝
也又况三人俱惑乎今天下皆惑於斯人而
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從之又自悲已蓋深

有所激而憤排之詞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
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
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
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
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

憂

缶鍾准郭本作垂鍾

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
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揚皇華則聞之莫不

嗑然而笑蓋折揚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以譬
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
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俗言之勝招之
也衆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以至言以適於
道其不反為大惑也者幾希故三人行而二
人惑則惑者勝以二垂鍾惑而所適不得亦
勢之必然也垂鍾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
以况天下俱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往以
行素履之願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

人以必行則我反為不知矣不知又一惑也
故莫若姑舍是而勿推推推求也然不推則
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和同之
意蓋已知天下無人而又不取絕望於斯人
莊生憂世愛人之心有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
恐其似已也

厲惡癩也厲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本
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之人

乃至終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故設此
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此莊文之三
昧藕斷絲連似結煞而非結煞於此悟入保
於文陣中殿後收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憊中顛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懷子公友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樽而丈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泥塗同質異遭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失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譬魯史盜跖行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狗名一則狗利均失

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枚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揚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困為得則樊籠之鳩鴉抑亦可以為得矣困憊衝逆之意中顙言氣味上達於顙額也

厲車戾也。爽猶失也。滑汨亂也。離跂即馬蹄
篇所謂踈跂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刳搢笏紳脩
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
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
虎豹在於囊檻亦以為得矣。繳柵塞纏墨

柴義有三一者蘊崇二者錯亂三者梗礙趣
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
聲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雖視窮欲者有間然

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
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
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鷩刳搢笏紳脩皆
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義約
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枝拄也盈充塞也言內
支盈於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纏
繳皖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
反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
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

為得矣蓋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猶有
遭其譖詭者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
而作亂辭

玄古之君

無為自然

事藝道德

乃兼於天

得一畢萬

立之本原

知通於神

天下遊焉

道謬乎清

金石以鳴

窮生明道

王德之人

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

獨聞獨曉

神而能精

黃帝遺珠

象罔可得

配天

南面之賊

堯觀於華

封人請祝

子高退耕

神禹讓德

泰初無無

性命祖根

德至同初

若愚若昏

可否然咈

堅白離分

執犬成思

技胥悚心

大聖之治

若性蕩民

匪兄堯舜

而弟滓溟

犬人灌畦

諄芒遊壑

假脩渾沌

入素復朴

至德無思

上神乘光

混溟昭曠

與形銷亡

徹卑勸論

天...
百...
卷三

濬鄙周師

魯猶娘臂

虞亦瘍醫

導諛苟同

天下大惑

失性離歧

困可謂得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恬淡



聖經

8元